

高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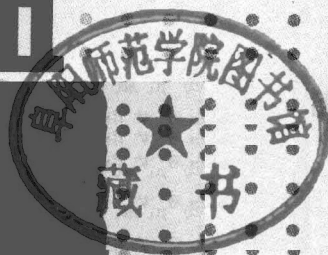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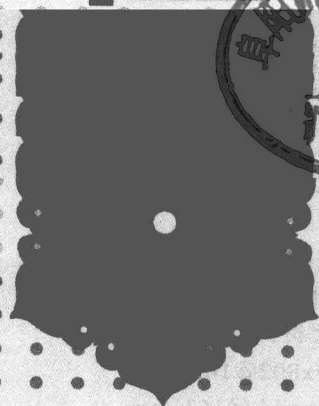


HIGH THRESHOLD

张仙利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高 门 槛



HIGH THRESHOLD

张仙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门槛 / 张仙利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680-988-4

I. ①高…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3783号

高门槛

作 者	张仙利
责任编辑	韩霁虹 新婧
整体设计	西安蓝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李 俊
出 版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459千字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88-4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10086



作者简介

张仙利 出生于陕西西安。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就读于香港公开大学，2001年获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广告策划师，探索女性生存意识、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实力派女作家。

从教八年后创办全日制民办外国语学校。2000年赴沿海城市创业。涉猎医药、教育、餐饮、文化传媒、广告策划、房地产营销、电子科技开发等多种行业。

1992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及微型小说。著有话剧《毕业前夕》、诗集《花香满径》、散文随笔集《凄美无处不在》、杂文集锦《狂人语录》等作品。2004年开始着力探索女性生存意识、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构思并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部曲《承重墙》《高门槛》《黑窗户》。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白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上部

O

N

E

門内

钟骁骑昨夜猝死的消息吓蒙了邻居的蓝秀才！他瞪着惊愕的金鱼眼看着钟骁骑的二哥钟鸣骑：怎么可能？前两天还活蹦乱跳一青春少年，怎么会说死就死呢？

钟鸣骑看着一脸狐疑的蓝秀才，哭丧着三角脸说：“三弟患的是一种罕见的怪病，此病来如猛虎，瞬间便要了性命，根本来不及送往医院。”

围观的人开始议论：钟骁骑身上肯定带有可怕的传染病毒，要不钟家人怎么一大早就将他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一丝不露地放进棺材里呢？

钟骁骑的父亲钟德喜像蔫了的茄子，窝在土炕上耷拉着眼皮吊着阴冷的脸。女儿钟凤骑像一堆散了架的泥人儿，松垮地跪在父亲身边，衰草似的乱发覆盖了半张脸。

前来安慰的乡邻们一拨儿人头脚刚走，另一拨儿人后脚踏进窑洞。

已是正午时分，日头爷气红了脸，眼里冒着火蛇。

刺鼻的汗臭味儿弥漫在挤满男女老少的钟家小院，无论是帮忙的还是看丧的，妇人们哭红了眼，个个抹着泪儿长吁短叹；留着白胡子的阴阳先生蹲在墙根儿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很八怪地演绎着钟骁骑诡异的猝死。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出生那天夜里，天降大雪，接生婆连滚带爬被请进钟家。谁知他刚一呱呱坠地，他娘便蹬腿上了西天。钟德喜当时气得直骂他是个讨命鬼。唉，听说他昨夜咽气的时辰和出生时辰分秒不差，天下怎么会有这等巧合之事？”

“这小子打小就和人不一样：满月时看见一本破旧的《三字经》，抓在手里别人掰都掰不开；五岁时，把《唐诗三百首》能倒背如流；十岁时，看见路边的野菊花，出口就是一首赞菊诗；十二岁时，村里人用激将法骗他编对联，他一口气说出三十对不重样的对联，从那年起，咱们三岔沟人过年再也不用花钱到镇上买对联了。”穿着中山装的村支书痛惜地说。

“唉，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小子，怎么会突然得绝症死了呢？”另一个老头



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他聪明不假，可这个人自私偏执嫉妒心强，心眼又小得像针尖，很可能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被活活气死的。”一位学生模样的男子说。

“看来，他的确不是凡人，在阳间活着不顺心，就转世到阴间找幸福去了。”阴阳先生在地上磕了磕烟锅拖着长调说。

蹲在阴阳先生旁边的蓝秀才耳根冰凉。

一股冷飕飕的寒气从他骨缝里直往外冒：钟骁骑到阴间找幸福生活去了，扔下我那痴情的蓝月儿在阳间怎么活？

蓝秀才抬起手腕，揉了揉潮湿的眼睛暗自叹息：女儿的命咋这么苦啊！出生后不到一个月，母亲患了产后风一命归天；从小跟着自己这个右派父亲饱受欺辱；1978年高中毕业一举考上京都师专，女儿好不容易把苦水熬成了蜂蜜水，幸福尚未开始敲门，不幸怎么就跟着来了呢？

日头爷打了个盹儿，钟家小院现出一片阴凉。

蓝秀才站起身，蹙着眉，对着日头爷阴郁的脸把往事里的主角们拽到眼前。

蓝秀才是A大中文系的高才生。上大三时，因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认定是散布反动言论，即被打成右派，天天上台挨整。多亏高他两级的学兄司马俊杰出主意让他写退学申请，说母亲有病需要照顾，这才逃出大学回到三岔沟躲过一死。

回到三岔沟后，胆小殷勤的母亲被吓得战战兢兢，蓝秀才也开始夹着尾巴做人。村里人得知蓝秀才在大学被打成右派后，对他们孤儿寡母另眼相看。唯有邻家的钟德喜对蓝秀才母子格外关照。

村里人都说钟德喜精赤赤一贫农大哥，肚里没多少墨水，却把脸往蓝秀才这个右派知识分子屁股上贴得比谁都紧，真是犯贱！

其实，村里人哪里知道，钟氏在河南也曾是名门望族，世代书香门第。钟德喜的曾祖父曾是进士。只是到了他祖父那一代，才落魄为庶民。他祖父生性懒散又愤世嫉俗，对八股科举深恶痛绝，拒绝参加朝廷的任何考试。每日借酒色大烟麻醉自己，直到把家产挥霍得一千二净。钟家唯一留下的一块家产就是至今挂在钟德喜窑洞墙上锈迹斑斑的竹筒《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钟德喜从小就从母亲嘴里知道了钟家曾经显赫的门第和富有的家业，这块竹筒是他的传家之宝。几个儿子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钟德喜自己没在读书上受益，却把读书做官的经念得炉火纯青。儿子们要是敢在读书上不用功，钟

德喜的皮鞭和棍棒绝不轻饶。

他生有四儿二女，逃难时一儿一女先后得病夭折，存活下来的只有三儿一女。大儿子钟善骑早年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后来上了工农兵大学分到县医院当了副院长。二儿子钟鸣骑师范毕业后在县文教局工作。三儿子就是从小给三岔沟人写对联的神童钟骁骑。

钟骁骑上小学宁愿挨罚受冻也不学算术；上中学时，一到数理化课便把头埋到桌下偷看古典小说。小学三年级时，老师一下课，他疯了似的冲到讲台捡老师用过的粉笔头，拿到粉笔头就在黑板上、学校的围墙上画老师的头像，每个头像旁边还写着讽刺老师知识浅薄的对联。老师气得找上家门告状，钟德喜把调皮的儿子绑在树上用皮鞭狂抽起来。

蓝秀才把钟骁骑从皮鞭下救出，拽到自家窑洞。他让女儿拿出收藏了多年不动的大号毛笔和宣纸，限他十分钟之内就今天挨打一事写一副楹联，用隶书写在宣纸上。

钟骁骑二话不说，拿起毛笔，轻转手腕，屏住呼吸，一口气完成了蓝秀才的现场命题。

蓝秀才一杯茶尚未喝完，一副对仗工整的楹联跃然纸上。

蓝秀才用手捋着下颌，金鱼眼笑成一条线：“不错，不错！真是神来之笔！”他抓起笔墨未干的楹联一把推开钟家大门，笑呵呵地向钟德喜讨酒喝。

钟德喜最迷信读书人，对蓝秀才的话更是信到了骨头里。既然蓝秀才认为三小子是个天才，他何不让老三当面磕头叩拜蓝秀才为师呢？

钟德喜喜眉笑眼地捧上三盅辣酒，蓝秀才一饮而尽。

师徒名分当即生效。

半斤白酒下肚，钟德喜把手一挥，慷慨表示：“三小子就交给你打磨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老三到县城去读书，不考上大学吃上皇粮当上官，不许他踏进钟家大门。”

钟骁骑到十五六岁时，个子像抽穗的麦子，猛地冒了半头高。胖乎乎的圆脸蛋一下子拉长了，脸庞清瘦后越发显得眼大眉浓。

到灵泉县一中后不到一年时间，钟骁骑的名字就被喷上一层厚厚的金粉。

他的头昂得更高了。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被老师们赞为大文豪的钟骁骑数学竟考了个零蛋。偏科到了这个份上还谈什么高考？

名落孙山后，钟骁骑脸色煞白。他捶胸顿足，撞墙砸桌，怨天恨地，连前来安慰的蓝秀才也不去理睬。

蓝月儿接到录取通知书却不敢在钟骁骑面前张扬。她知道钟骁骑极爱脸



面，又很情绪化。自己的成功无论如何都拯救不了败北考场的钟骁骑！她决定把这份喜悦吞进肚里，悄悄消化。

蓝月儿从小就把钟骁骑写进诗里，绣在粉红色的心口上。对他已是情到深处无怨尤。

怎么办呢？她只能将一盆烧得旺旺的火炉亲手端到钟骁骑眼前。

蓝月儿上大学后便加入义工组织。今年一放暑假便去了孤儿院做义工。

也许是从小失去母亲的缘故吧，蓝月儿害怕孤独却又喜欢孤独，对孤儿更是有种别样的情怀。她认为孩子是最纯洁无辜的，和孩子待在一起，她感到自己的心更加柔软。

今天是最后一天，下午义工结束后，她专程去大百货商场精心选购了一支皇冠钢笔，准备送给二度参加高考的初恋男友——钟骁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她爬起床，掐着点儿准时登上开往灵泉县的第一班客车。

一路上，蓝月儿把装着钢笔的军黄色书包搂在怀里，眯着细长的单眼皮眼睛望着窗外。漫山遍野的自然风景此时在她眼前幻化成儿时美好的回忆。

蓝月儿从小体弱多病，常常莫名其妙地哭，一哭就是一夜。每到这个时候，她奶奶便烧一把火在她身上绕一绕，也怪，哭声戛然而止。久而久之，这一招也不灵验了。奶奶又听老人说这孩子一出生就失去母亲太孤单，要给她制作个金童做伴。于是奶奶给她用布缝了一个绣着金童名字的布娃娃放在枕边，蓝月儿果真不啼哭了。后来，这个金童布娃娃成了蓝月儿的命根子，一时一刻也离不了。

八年前，十二岁的蓝月儿放学回家后抱着金童布娃娃坐在门口等父亲放工回家，一个小男孩一把夺过蓝月儿怀里的布娃娃，骂她是个坏女孩，整天搂着男娃不知害臊。钟骁骑路过时看到蓝月儿哭着抢自己的布娃娃，一把揪住那个男孩，帮她夺回了布娃娃。

六年前一个冬日的中午，蓝月儿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帮男同学围在中间欺负，钟骁骑眼里冒着愤怒的火星，抡起拳头就打；五年前，他们两个人一起上山砍柴，蓝月儿不小心滚到山坡下面，钟骁骑连滚带冲地匍匐到跟前，伸出手紧紧地抓住了她；三年前，钟骁骑把珍藏多年的楹联拿到县城换来一支钢笔悄悄塞到她手里……

二十年依依竹马情。蓝月儿汪出一池泪水。

“灵泉县到了。”这时，卖票的男子大声喊道。蓝月儿听到喊声，拎起书包斜挎在肩上，从人群里挤出，向车门口走去。

通往三岔沟的路是用碎石子铺就。塑料凉鞋在高温下软成了橡皮泥，踩上去，脚底有种抽筋般的刺痛。蓝月儿归心似箭，踩出的幸福很快占了上风。

太阳当空，一丝凉爽的山风拂过脸颊。三岔沟向她伸开双臂，蓝月儿笑出一对酒窝。

三岔沟村是簸箕型结构，挨着马路边的是簸箕口，朝村里头越收越窄，越往深处景色越是迷人。三岔沟隶属于灵泉县富临镇，青山环抱，绿水长流，素有“北方江南”之称。

灵泉县的人都说三岔沟是块风水宝地，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藏龙卧虎。钟家和蓝家仅一墙之隔，在三岔沟最里面，紧挨着玉龙水库。

钟德喜是从河南逃荒到三岔沟落根的，如今两个儿子大小也算个官，三儿子从小被村里人挂在嘴边夸个没完没了；蓝秀才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下，女儿考上大学后，他也恢复了工作，当上县文化馆的馆长。村里的老人都说，钟、蓝两家独霸了三岔沟村的好风水，人家吃着肉，咱们连口肉汤都喝不上。

三岔沟依稀可见。钟骁骑的声音在耳边纠缠。蓝月儿的塑料凉鞋与石子儿路摩擦出欢快的笑声。

蓝秀才穿着白色汗衫，站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闷烟。连日失眠，他的下眼泡鼓成了更标准的金鱼眼。

女儿说好开学前的这个星期天回家的。今天是星期天，本来高兴的事，蓝秀才却坐卧不宁。

从早上到现在，他往村口已经跑了三四趟。

锅里的粥熬糊了，院子里堆放的柴火他无心搬到柴房里。

他盘腿坐在炕上，眼睛死死地盯着紧闭的街门。

这时，一股迅猛的旋风把小院里的树叶和灰尘卷到半空，旋即扑到窗前，蓝秀才心里抽搐了一下：是不是月儿回来了？村里人会不会把骁骑的事直接说给月儿呢？蓝秀才伸开盘着的双腿，从炕上出溜下来，揭开门帘，冲出街门……

蓝月儿一路的幸福和憧憬被当头一棒打死了。

“月儿，骁骑走了。他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蓝月儿昏睡的三天三夜里，父亲的声音一直在耳边盘旋。

仅三天的时间，蓝月儿成了一棵枯树。她清醒后缩坐在炕中央，双手抱膝。眼睛肿成两颗生杏，脖子细成一根竹竿，尖细的下颌撑着凸起的颧骨，原



本粉嫩的脸蛋此时像是绷在骨架上的白绸子。

又熬完了一天，黄昏溜进院落。蓝月儿靠在炕头的被子上，把精心为他准备的钢笔捏在手里反复摩挲。泪花儿织成的迷雾里，她看见钟骁骑笑吟吟站在眼前，她从盒子里取出钢笔，往他上衣口袋插去，她差点扑倒在地。她气得鼻子一酸，这才发现，眼前的钟骁骑只是个用意念捏成的影儿。

人死如灯灭！

蓝月儿看到掌在心里的那盏灯完全熄灭了。从前，她脚下的路是钟骁骑举着灯塔照亮的，她冰冷的心也是钟骁骑举着火把暖热的。钟骁骑从小就是她孤独世界里最灿烂的灯塔，最耀眼的火花。如今，他一声不吭地走了，带着旧时温暖的油灯，丢下她，一个人悄然走进阴冷的墓穴。

他到底患的是什么罕见的疾病？他一向健康，怎么会一病就死呢？

蓝月儿的疑虑和悲伤拧成结实的绳子死死地捆住了她。

她拼命挣脱恐惧的想象，溜下炕，走到枣红色木箱前。她打开铁栓子，撑起箱盖，取出儿时的金童布娃抱在胸前，这个珍藏了十几年的金童布娃在她心里早已是钟骁骑的替身。可怜的金童，没有玉女做伴，岂不太孤单？蓝月儿取出花布和剪刀，一会儿工夫，一个微笑的玉女布娃娃躺在炕桌上。她把陪伴了她十多年的金童和刚刚缝制的玉女放在一起端详，鼻头一酸，眼泪哗哗扑出眼眶。

三岔沟的老人们都说才子多情，蓝秀才的独生女美若天仙，善良多情，从小就离不开金童，长大了大家才发现，钟家的老三钟骁骑才是她身边活生生的金童。

金童已去，玉女焉存？蓝月儿眼里满是疼痛，心被砸了个血窟窿。

她想吧眼前这对金童玉女堵在血窟窿上，可血洞太深太大，怎么也堵不严。她只能把它们当做祭品，放在红丝巾上，和装着钢笔的绒布盒子一起送到后山，埋在钟骁骑坟前，陪他一起升入天堂。

蓝月儿坐在坟前，把泪水一次性哭了个弹尽粮绝。

蓝月儿就要开学了，何不带女儿去认识一下郑淑琴呢？司马兄惨死时，她才二十五岁。这么多年啦，她一直守身如玉，她活得多有尊严啊！

郑淑琴所在的 A 大附中离蓝月儿学校只是举步之遥，把女儿拜托她照看再合适不过了。

蓝秀才为自己的想法欣慰，手也跟着兴奋了。他敲开女儿的窑门，心里掠过一丝惊喜：蓝月儿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把自己梳洗得干干净净。

“月儿，你还记得爸给你讲的郑淑琴阿姨吗？我好久没见她了，你能陪爸